



拉萨油菜地里，周梅在微笑。
本版图片由周梅提供

在雪域高原西藏，有一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藏大学生志愿支教者，他们将青春与激情，点亮高原无数学子心中的明灯，这其中，就有我省首个援藏大学生志愿者周梅。

周梅“签约”西藏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卓兰花

近日，我省首位援藏大学生志愿者周梅，拨通了海南日报记者的电话。几年来，远在高原上的她，一直和记者保持着联系。转眼间，周梅已在西藏拉萨支教了 6 年。

在海南的大学生志愿者队伍中，周梅小有名气。这个琼州大学 2003 届英语专业的毕业生，从入学的第一年起，就开始了“漫长”的申请援藏之路，她的坚定和执着，曾感动了海南省教育厅、共青团海南省委的领导和有关人士，他们为周梅的援藏申请做了许多努力。2003 年 7 月，就在周梅毕业的那一年，她援藏 8 年的申请书批下来了，她的同学和老师们都沸腾了——这不是一时冲动吧？一个女孩子，到西藏支教，而且一去 8 年，实在匪夷所思！

2 年瘦了 20 斤

刚到西藏，别人也很好奇周梅不远万里从海南到西藏支教的动机。更有好事者私下议论，她援藏为的是捞个工作资历。

对此，这个从云贵高原偏远山村走出来的彝族女子，从不解释，淡然面对。在学校里，周梅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，比如加入合唱队，和师生一起打篮球。每天傍晚学校操场的“拉练散步”，都可以看见周梅的身影。

她喜欢和学生泡在一起，了解他们的需求，及时帮助每一个学生。“支教生活没有鲜花，原先的浪漫情怀被一点一点地融汇在平淡无奇的工作中。”周梅淡淡地说。在学校里，周梅的教学任务很重，一个学期下来，她上的英语课包括初中英语、高中英语和大学英语，其中，大学英语还分精读和听力两门。支教头两年，周梅足足瘦了 20 斤。“有时候我从教室回到宿舍，整个人都是虚飘的，躺在床上老半天起不来，嗓子嘶哑，发出的声音自己都听不懂。”

即使这样辛苦，周梅也很开心，她很有成就感。“给予学生们知识和快乐的同时，我也在成长着、收获着，我还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，一举两得，划得来！”周梅在电话中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曾经倦怠和迷茫

周梅当初想援藏，是希望能够在海拔很高、经济条件落后、生活艰苦而又神秘的高原，去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但是刚确定工作岗位时，她就有些“泄气”：当地的教育部门为了照顾海南去的大学生，把她分在西藏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书。

不过，周梅还是调适好心情，投入到工作当中。她的教学量很大，甚至一天有六节课，有时讲课讲到一半，呼吸就比较困难，得停下来喘口气，再接着讲。

周梅对记者说，援藏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这些年，心也大了，肺也大了，什么都大了。一句貌似玩笑的话，其中包含了

很多艰辛。“气候条件对身体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预料，高原反应还是小意思，援藏者在那里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常人无法体会的。坚持，有时真的很难。”周梅说。

“学生病了，可以请假不上学，可是不舒服就不去上课，孩子们怎么办？”即使身体有时很难受，但是一想到那些孩子，她就强忍着不适，慢慢走向教室。

作为一名支教志愿者，周梅站在拉萨的讲台上，她在思考，怎么讲好课，怎么做一名好老师，这里的孩子与内地的孩子有什么不同，她在西藏学到了什么，在一次次的心灵触动中，周梅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、成功的意义。

“支教生活并非总是顺利与快乐，我在这里体验到了兴奋、迷惘和矛盾的重重心情，”难得有空闲时间，周梅经常会写一些心绪小语，记录自己援藏这些年的思想轨迹。支教期间，她会因为教学上小有成绩而内心狂喜，会因为他人的不理解而伤心，会因为孩子们的不听话而失望……

6 年里，周梅有过低潮期。她说，“有一段时间，我感到倦怠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为什么到西藏来？我觉得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太大，我为自己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烦恼，也想过换环境来刺激自己的工作热情。”

那段时间，周梅对工作提不起兴趣，“是丈夫不断地鼓励我，让我重拾起勇气，我的宝贝女儿给我带来了信心。”周梅在拉萨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小范，两人同在一所学校支教，小范先她几年援藏。

爱的传递和感动

援藏 6 年，足以将一个满怀理想抱负的大学生，磨炼成一



周梅(左一)和同事在支教的学校留影。

个懂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社会人。与当初激情四溢的理想相比，现在的周梅显得理性和从容。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有一件事让她对援藏支教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当周梅的工作处于低潮期时，突然收到几个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。学生告诉周梅，他们现在的工作不错，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热火朝天呢。其中一位藏族学生家里很穷，在校期间，周梅帮他交学费，使这名藏族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这名学生发了一通长长的短信给周梅：“老师，我平日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会把您帮助我的事情告诉我的学生，并且把自己时刻想报答您的想法说给他们听，说这些话时我流着泪，班里的女生都哭了，从此我说什么他们不会不听……老师，我也会将您的爱传递下去的。”

看到这些短信和邮件，支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，周梅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些短信和邮件，周梅舍不得删去。“教授授课，如果还能将做人的道理一并传授给学生们，并让他们将这份爱的接力棒一路传下去，我援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，难道这不是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吗？”她说。

最对不起的是女儿

2008 年，周梅生下了女儿，因为气候原因和繁重的工作，周梅休完产假后，狠狠心给几个月大的女儿断了母乳，交给在贵州的姐姐抚养。一提到女儿，周梅都难过得话不成句。她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女儿，希望女儿长大懂事后，理解一名援藏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周梅说，不少人都认为援藏生活一定很丰富多彩。“其实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和普通家庭一样，也要下班后买菜做饭等着丈夫回家吃饭，我也喜欢逛街。”丈夫小范的教学工作比周梅还要忙。周梅说她是是个爱美的人，喜欢逛街买衣服，“有时淘到一两件自己中意的衣服，那份惊喜也是很受用的，就当做是给自己辛苦工作的奖赏啦。”

援藏 6 年，周梅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幸运的。她教的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大多跟她保持着联系；她还拥有体贴她的丈夫和健康可爱的女儿，“这些都是援藏给我的最大回报。”

周梅告诉记者，丈夫小范目前已经续签了 8 年援藏协议，继续在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书。她说，如果还是继续留在西藏，她希望到西藏偏远的乡村呆上两年，为当地的基础教育服务，“这也算‘圆’我当初的援藏梦。”周梅笑着说。一直以来，她心中的援藏目的地就在偏远落后的藏区乡村，她认为只有在那些地方，才能真正体验到艰苦的滋味，“8 年很快就到了，在还没做出决定之前，我会认真真上好每一节课，用爱心和笑容回报这一路走来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。”周梅说。